

## 来自大地深处的咆哮

□张建鲁

历史是一条奔腾向前的长河。王方晨的长篇新作《地啸》却让我们清楚看到这条用时间编织的河，是一条倒流河，既会打漩儿，也会分出无数隐秘的支流。他大胆地打破了按部就班讲故事的方式，小说一开篇，就已是多年以后，某个平静的午后，阳光照着那些旧物。而在下一刻，笔锋猛地扎进硝烟弥漫的1944年。再一转身，又回到了更早的困顿与期盼里。

这种写法带着现代主义小说的特点，它将历史和生活变成了一幅拼图。读者会发现自己不是在“听”一个故事，而是在“走”一段人生，一片土地的记忆深处。那些颠簸的时间碎片，最终会自己找到位置，在心里拼凑出一幅比直线叙述更完整、更立体，也更痛楚的图景。

1935年到1999年，这漫长的跨度，不是被简单地拉成一条线，而是被折叠、挤压、重组。重要的不是哪一年发生了哪件事，而是那些事件如何像地下奔涌的暗河，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岁月。在这部小说里，王方晨不仅是在讲故事，更是创作时间，另一种时间。他浓墨重彩地书写着这另一种时间笼罩下的土

地，以及这块土地上的人。在他的笔下，人物没有简单的脸谱，尤其罗得宝和老萧，是真正从泥土里长出来的，带着泥土的复杂、矛盾，乃至某些层面的“不完美”。

罗得宝是中国底层农民坚韧求生的缩影，战争带给他的是深入骨髓的创伤和由此滋生的、近乎偏执的复仇火焰。这火焰灼烧着他，也照亮了他内心传统伦理与生存本能之间剧烈的撕扯，巨大的痛苦和执拗，让他拥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他的根，深扎在受难的乡土之中。而老萧，这个农民草根领袖的形象，王方晨同样进行了深刻的“祛魅”。他勇敢地探入其内心，展现了一个被推上历史潮头的人，在战争后期对和平日常生活的渴望，以及面对巨大责任与未知未来的恐惧。他从“英雄”回到一个有着复杂心绪的“人”。

罗得宝与老萧之间的对抗与最终的和解，远远超出了个人恩怨。那是战争巨轮之下，个体命运被无情裹挟、撕裂后又艰难寻求弥合的深刻象征。他们之间的张力，恰恰揭示了历史洪流中，人的普遍困境。

王方晨书写了历史的记忆与消逝，这一道道乡土上的年轮。《地啸》以皂坝头村为舞台，上演

的不仅是抗日战争的惨烈一幕，更是一曲深沉的多声部挽歌。

小说通过平民视角，将战争的宏观悲怆，细化为具体人物命运的无奈与喘息、抗争与呐喊。与此同时，一种冷峻的理性思考始终贯穿其间。这种情感与理性的张力，在结尾处达到了高潮。

王方晨始终将深情的目光投向他熟稔的乡土。他以这片土地为载体，运用充满隐喻的叙事，刻画出极具地域特色又超越地域的人物，在极具标识性的乡村场景中，展开对历史变迁与人性的深邃思考。他的语言，既有来自乡土母语的质朴生命力，又能承载现代性的复杂主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文学风格。《地啸》以精湛的叙事艺术、对人物复杂性的深度挖掘，完成了一场战争、一片乡土、一个时代心灵的深刻书写。

实际上，《地啸》的写作是在聆听大地和生命。在这个时空交织、命运沉浮的文学世界里，那隐约飞扬的啸声，既象征着神州大地的百姓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共赴国难所发出的心灵咆哮，也预示着一种源自历史深处的人性力量。这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深深思索。文学创作根植于土地，呼吸于时代，最终要回到人的本身。

## 以心会心的澄明之境

□藺时工

于今，敲击键盘的声响淹没“绿色写作方式”(笔墨书写)的沉吟；所谓大数据肢解文本肌理的鼓噪日益喧嚣；写作陷入同质化的困境难以自拔……当这一切正在进行时，我们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处”那个被尘封的文学原点——言为心声，仿佛醍醐灌顶。重回这个创作的本真状态，才发现真正的文学永远跳动着生命的脉搏，“以心会心”是作品的澄明之境。在这个澄明之境中，胡立东新著《心声回响》，便是此中佳作。

作者出身于中医世家，中医的仁心仁术，使这个家族自带儒家气象，不仅体现在大叔小叔的年轮里，老黄牛的岁月里，也体现在童年的戏台上，温情的红糖里。在《愿天堂里没有病痛》一文中，作者描述他跪在大哥坟前，想起他拉着衣角送大哥从军，想起大哥有温度的第一封来信，想起大哥给他的第一双解放鞋，想起大哥晚年为乡里乡亲忙活红白喜事……读之令人潸然泪下。唯有真挚情感浸淫的文字，才会字字珠玑，动人心魄。

言为心声，语言文字作为内心的宣示，表达的是自我认知；作为社交沟通，表达的是建立互信；而作为文化遗产，其表达则是道义和担当。这一切构成文本，文本为情所牵系，真挚的情感投射在文本里。在本书中，作者写到拜访乔羽先生，乔老爷自述童年在济宁上的就是一天门小学，接着谈到对泰山的热爱，兴致渐浓，滔滔不绝；再如与杨辛先生在岱顶看到日出，辉煌的的自然现象，令沉静的老先生竟至手舞足蹈，油然而生的哲学意象……这些用真情打造的质朴文本，娓娓而谈，天然去雕饰，最能显其澄明的本真。

本书名之《心声回响》，心声实质上是作者真情的表白流露，回响则是表白和流露真实的记录。立东是个有情的人，同时也是一个用真情的人。用真情对家人，用真情对朋友，用真情对师长，用真情书写文本。这种感知，也是绿色、澄明的。



《地啸》  
王方晨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山东文艺出版社



《心声回响》  
胡立东 著  
齐鲁书社



《齐鲁文化与当代山东文学研究(1949-2024)》  
张丽军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 探寻山东文学的传承与创新

□宋遂良

文学批评既是批评家与作家、作品的对话，更是批评家与自我心灵世界的对话。纵观张丽军的文学评论，“故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正如他评论贾平凹时所说的那样：他“始终匍匐在乡村大地之上，对其给予深切的关注”。张丽军也对齐鲁大地孕育的文学之花给予深切关注。

在《齐鲁文化与山东当代文学研究》这本书中，张丽军既对山东当代文学进行了整体思考，又对山东当代作家作了个体观察。在论述山东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时，有两点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是要继承山东文学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和对现实关怀的精神传统，另一个就是读书、学习，促进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为此，他又提出了三点建议，即微小的精致和宏大的在场、技艺的精进和空间的开拓，以及作家的积淀和

思想的超越。道德理想主义和对现实的关怀，既增加了山东文学的厚重感，也在一段时间内让山东作家插上了“沉重的翅膀”。同时，当代鲁军新力量呈现出更强烈的个人化书写，历史感较弱，因此张丽军又指出“积极与自身周围的历史进行全方位对话应当是文学鲁军在今后创作中注意的一个方向”。这都是切近山东文学发展的真知灼见。

在本书中，他怀着对故乡的深情和对前辈的景仰论述了张炜、莫言、王润滋、尤凤伟、刘玉堂、左建明、苗长水、赵德发、刘玉栋、王方晨等当代山东的重要作家，也论述了王安友、郭澄清等前辈作家。张丽军坚持重读经典作品，无论是张炜的《古船》、苗长水的《非凡的大姨》，还是郭澄清的红色小说，他总能发掘出这些作品在当下的现实意义。

对于青年作家，张丽军总是从惜才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给予

足够的鼓励：“可以学习他者，但无需模仿”“我期待他去追问自我，‘认识你自己’，探寻到属于自己的句子”。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有作家被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张丽军则像一名严谨的考古学家，努力做着发掘工作，同时又像博物馆的解说员，对这部分作家给予广泛推介。来到山东师大工作以后，张丽军读了诗人孔孚的作品，深受震撼之余，又遗憾这么优秀的诗人只在小范围内被人知晓，作为一个当代的文学研究者，他认为“有责任把表现孔孚对中华美学精神、对中国山水诗传统的传承与创造以及独特诗学理论阐释出来”，于是他不仅写文章推介孔孚，还带头为孔孚整理、出版作品全集，并倡导召开孔孚作品研讨会、成立研究会并担任会长。这些工作，小到对扩大孔孚的影响力，大到对中国诗歌的发展，都是有益的。

编辑：曲鹏 美编：陈明丽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低碳生活

绿建未来



齐鲁晚报